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25367

· 儿童青少年同伴欺凌防控专栏 ·

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李楚楚[1],王新惠[1],王聪[1],刘志浩[2],汪耿夫[1,3],苏普玉[1,3]

1.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合肥 230032;
2.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3.出生人口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环境与人口健康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摘要】 目的 编制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问卷并进行信效度检验,为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水平的评估提供有效测评工具。**方法** 通过文献综述、专家咨询和小组讨论形成问卷初步框架。2024 年 9 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从安徽省 2 所普通初级中学抽取 2 203 名七至九年级学生进行问卷编制调查,包括问卷的条目筛选以及信、效度检验。**结果** 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问卷初始问卷共 25 个条目,“行为 6”和“行为 7”2 个条目与知信行总分的相关系数仅为 0.08 和 0.05,低于预设标准(0.4),被剔除;最终问卷包含 23 个条目,分为知识、态度、行为 3 个维度。信度检验结果显示问卷总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9,知识、态度、行为维度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91,0.67,0.79;问卷总体的折半信度为 0.87,知识、态度、行为维度的折半信度分别为 0.82,0.64,0.66;重测信度为 0.82~0.97。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问卷 $RMSEA=0.062$,$NFI=0.924$,$CFI=0.931$,且问卷区分效度较好。**结论** 编制的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作为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水平的评估工具。

【关键词】 暴力;健康知识, 态度, 实践;问卷调查;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 R 179 C 913.5 B 8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25)12-1686-05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validation of the Adolescent Peer Bullying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Questionnaire

LI Chuchu*, WANG Xinhui, WANG Cong, LIU Zhihao, WANG Gengfu, SU Puyu

** Department of Maternal,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2, Anhui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the Adolescent Peer Bullying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KAP) Questionnaire and to evaluate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so as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tool for evaluating the KAP level regarding peer 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Methods**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was developed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expert consultation, and group discussions. In September 2024, 2 203 students in grades 7 to 9 from two regular junior high schools in Anhui Province were selected using cluster sampling for a preliminary survey aimed at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including item screening an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ing. **Results** The initial KAP questionnaire on adolescent peer bullying consisted of 25 items: two items, "Behavior 6" and "Behavior 7", were excluded as thei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ith the total KAP score being only 0.08 and 0.05, respectively, falling below the preset criteria(0.4). The final questionnaire comprised 23 items,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Reliability testing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Cronbach α coefficient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0.89, with Cronbach α coefficients for the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dimensions being 0.91, 0.67 and 0.79, respectively. The overall split-half reliabil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0.87, with split-half reliabilities for the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dimensions being 0.82, 0.64, and 0.66, respectively. Test-retest reliability ranged from 0.82 to 0.97.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questionnaire had $RMSEA=0.062$, $NFI=0.924$, $CFI=0.931$, with good discriminant validity. **Conclusion** The developed KAP questionnaire on adolescent peer bullying demonstrate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can be used as an assessment tool for evaluating the KAP level regarding peer 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Keywords】 Violence; Health knowledge, attitudes, practice; Questionnaires; Adolescent

同伴欺凌指个体在非自愿状态下,遭受一名或多名强势同伴反复、故意实施的导致躯体及/或心理伤害的攻击性行为,包括言语欺凌、关系欺凌、躯体欺凌与网络欺凌等类型[1]。青少年期同伴欺凌现象具有全球普遍性,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公共卫生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全球儿童青少年欺凌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2173539, 82204071)

【作者简介】 李楚楚(2001-),女,安徽淮北人,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青少年发育与行为医学。

【通信作者】 苏普玉,E-mail:supuyu@ahmu.edu.cn

行为流行性调查报告显示,约 32%的儿童在过去 1 个月内曾遭受同龄人不同形式的欺凌[2]。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对全国 112 所初级中学七至九年级学生的纵向研究发现,61.3%的中学生报告遭受过传统欺凌,15.3%报告经历过网络欺凌[3]。欺凌行为对儿童青少年身心发展均构成严重危害,大量研究证实,早期同伴欺凌受害经历使青少年面临如心理健康问题、躯体化症状、物质滥用、学业表现下降、社会孤立、生活满意度降低等多重不良后果,严重者可引发自伤、自杀、犯罪行为乃至凶杀等极端后果[4-6]。

健康相关行为知信行(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KAP)模式理论框架由知识、态度、行为三要素构成,将健康行为转变解析为知识获取、态度形成与实践转化 3 个连续过程[7]。作为成熟的行为干预理论,KAP 模式已广泛应用于疾病筛查、流行病防控及慢性病管理等健康领域[8-9]。本研究拟整合 KAP 模式理论框架、青少年发展特征及同伴欺凌的概念维度,编制适用于中国青少年的同伴欺凌知信行问卷,系统评估其知信行水平,为深入探究同伴欺凌发展机制及制定精准化干预策略提供理论支撑。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4 年 9 月,采用方便抽样法从安徽省安庆市和阜阳市选取 2 所普通初级中学,将学校全部七至九年级学生纳入研究并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由学生在教室内集中填写,调查员现场回收。共发放 2 203 份问卷,收回 2 203 份有效问卷;其中男生 1 103 名(50.1%),女生 1 100 名(49.9%);乡村学生 1 387 名(63.0%),城市 816 名(37.0%);七年级学生 737 名(33.5%),八年级 829 名(37.6%),九年级 637 名(28.9%)。本研究获得安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批号:NO.20210355),并获得学校、老师及学生本人和家长的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条目池的形成 问卷条目池的形成主要通过文献复习和焦点小组访谈的方法构建。本研究通过检索中国知网、维普、万方、PubMed 及 Web of Science 等综合性学术数据库,系统收集与青少年同伴欺凌相关的文献资料。基于 KAP 理论的核心概念,中文检索采用“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等关键词,英文检索使用“peer bullying”“KAP model”“adolescent”等关键词。分别邀请青少年学生和中学老师,通过焦点小组访谈的形式进一步完善条目池。条目筛选过程严格遵循内容的代表性、测量维度的客观性、现实情境的契合度以及语言表达的通俗性 4 项准则,确保最终条目兼具理论严谨性与实践可操作性。

结合问卷复习和焦点小组访谈构建的条目池,再经课题组讨论与专家函询,形成含 25 个条目的初始问卷,分为同伴欺凌的知识、态度和行为 3 个维度,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方式(5=非常同意,4=比较同意,3=中立,2=不太同意,1=非常不同意)。知识方面(1~9 题),分数越高说明中学生对同伴欺凌的认知水平越高;态度方面(10~15 题),第 12,14,15 题采用反向计分法,分数越高说明中学生反对同伴欺凌的态度越明确;行为方面(16~25 题),第 20,23,24 题采用反向计分法,分数越高说明中学生反对同伴欺凌的行为越明确。3 个维度总体评分越高,说明中学生的同伴欺凌知信行水平越高,反之,知信行水平越低。问卷框架及具体条目内容见表 1。

1.2.2 条目筛选 采取以下方法对所有预设条目进行分析与筛选:(1)敏感性分析。总分排序取前后 27%分为高分组与低分组,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保留临界比(critical ratio, CR)值>3 或 $P<0.05$ 的条目(中间数据不纳入分析)。若题项的 CR 值大于 3 或 $P<0.05$则保留该题项,反之则考虑删除[10]。(2)代表性分析。计算条目得分与总分及其所属维度总分的相关系数,$P>0.05$ 或相关系数低于 0.4 的条目将被考虑删除[10];随后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最大正交旋转法,删除因子载荷量小于 0.4 的条目;再以总分为因变量、条目得分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剔除未进入回归方程的条目。(3)独立性分析。检验各条目得分与其他维度总分的相关性,当条目-维度相关系数超过 0.4 时,考虑删去该条目。(4)内部一致性分析。比较条目删除前后其所属维度 Cronbach α 系数的变化,若删除后系数上升,则剔除该条目。

1.2.3 信度检验 计算问卷总分及各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和折半信度来评价问卷的信度。Cronbach α 系数能反映条目概念是否统一,折半信度能反映各条目之间的稳定性,根据前后分半或奇偶分半两部分计算问卷相关系数,测量两部分的一致性。在原样本七至九年级中各随机选取 1 个班级共 128 名学生,间隔一周后使用该问卷对其进行重测,评估重测信度。

1.2.4 效度检验 研究采用效标效度、区分效度及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综合评价问卷效度。效标工具选取课题组既往使用的 Olweus 欺凌问卷(Olweus Bully/Victim Questionnaire, OBVQ)[11-12]中的欺凌分量表。该问卷分别从言语欺凌、关系欺凌、躯体欺凌、网络欺凌 4 种类型评价欺凌行为的实施情况。每个条目采用 4 等级评分(1=没有发生过,2=每月<2 次,3=每月 2~3 次;4=每月≥4 次)。

研究采用 CFA 对问卷的结构合理性展开验证。具体判断依据为分析结果中呈现的卡方自由度比(χ^2/df)、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拟合优度指数(goodness-of-fit index, GFI)及规范拟合指数(normed fit index, NFI)等拟合指标数值。区分效度检验通过构建知识、态度、行为三因子原模型,合并任意两因子形成二因子模型,以及构建单因子模型,比较各模型拟合优度。若原三因子模型在统计上优于单因子模型与二因子模型,则表明各因子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7.0 软件对调查对象进行一般人口学特征描述、问卷项目分析、信度检验、效标效度检验,使用 Amos 27.0 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与问卷区分效度检验,验证问卷内部稳定性和模型拟合度。检验水准 $\alpha=0.05$。

2 结果

2.1 条目筛选结果 基于本次调查结果和上述条目筛选方法对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问卷的条目进行筛选。共有 8 种筛选指标,对该量表其中 3 个维度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极大方差正交旋转法对项目进行筛选。若该条目达到指标的数量≤4 项,则考虑删除该项条目。结合专业知识对项目进行判断,“P6”和“P7”2 个条目与知信行总分的相关系数仅为 0.08 和 0.05,远远低于预设标准(0.4),考虑删除。

2.2 信度分析 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问卷总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9,知识、态度、行为维度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91,0.67,0.79。问卷总体的折半信度为 0.87,知识、态度、行为维度的折半信度分别为 0.82,0.64,0.66。使用该问卷对 128 名研究对象间隔一周进行重测,重测信度为 0.82~0.97。

2.3 效度分析

2.3.1 效标效度分析 计算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问卷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效标工具之间的相关系数,问卷总分与欺凌问卷得分的相关系数为 0.21,知识、态度、行为得分与 OBVQ 得分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1,0.21,0.23(P 值均<0.01)。

2.3.2 结构效度分析 利用 Amos 27.0 软件构建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修正后的模型结果显示,问卷 $RMSEA=0.062$, $NFI=0.924$, $CFI=0.931$。CFI 和 NFI 大于 0.8 说明模型拟合较好,$RMSEA$ 小于 0.09 说明模型拟合可接受。验证性因子分析中,各条目标准化后的因子载荷量见表 1,其中知识维度与态度维度的相关性系数为 0.51,态度维度与行为维度的相关性系数为 0.79,知识维度与行为维度的相关性系数为 0.30。

2.3.3 区分效度分析 区分效度检验表明,所有简化模型(包括 3 种二因子组合及单因子结构)的拟合优度均劣于原模型(P 值均<0.01),且其 NFI、CFI 值均低于 0.80 临界标准,$RMSEA$ 值均大于 0.09。这一结果充分证实“知识”“态度”“行为”3 个因子具有统计学上独立的测量维度,问卷的区分效度良好。见表 2。

表 1 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问卷框架内容

Table 1 Framework content of the Adolescents Peer Bullying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Questionnaire

维度	题号	条目内容	标准化因子载荷
知识	K1	同伴欺凌是一个人不情愿的被另一个或一群力量比自己强的同伴反复、故意地实施暴力或攻击的行为	0.67
	K2	在网络上未经他人允许私自公开他人隐私,散播谣言属于欺凌行为	0.85
	K3	故意给同学起外号、嘲笑同学的缺点或身体缺陷、辱骂同学属于欺凌行为	0.89
	K4	故意撞击、推搡、踢打他人属于欺凌行为	0.89
	K5	一个人或一群人孤立、排挤另一个人属于欺凌行为	0.84
	K6	说男同学“娘娘腔”“娘炮”等,说女同学“男人婆”“飞机场”等属于欺凌行为	0.86
	K7	欺凌行为会对被欺凌者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危害	0.58
	K8	欺凌行为对施暴者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没有好处	0.46
	K9	欺凌行为会对旁观者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0.42
态度	A1	施暴者总是喜欢欺负、打压比自己弱小的同学,很令人讨厌	0.66
	A2	每个施暴者都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0.66
	A3	我不认为施暴者有错,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们很酷	0.38
	A4	我同情被欺凌者,觉得他们很可怜	0.50
	A5	那些被欺凌者遭受欺凌是他们自找的,不能怪别人	0.38
	A6	只要施暴者不欺负自己,这些事情就与自己无关	0.33
行为	P1	在学校遭受同伴欺凌,应第一时间求助老师	0.74
	P2	遭受同伴欺凌时应向父母诉说,寻求他们的帮助	0.75
	P3	老师和父母解决不了自己所遭受的欺凌时,应寻求警方的帮助	0.72
	P4	我不会去欺凌其他同伴	0.55
	P5	遭受欺凌后我会选择自己默默忍受	0.37
	P6	遭受欺凌时我会直接反击	
	P7	遭受欺凌时我会寻求朋友帮助,进行反击	
	P8	看到有同学被欺凌,我会装作无事发生,不给自己惹麻烦	0.37
	P9	我会帮施暴者打掩护、在一旁起哄,甚至加入他们欺负别人	0.41
	P10	我会为被欺凌者作证,并寻求老师、家长的帮助	0.57

注:后续项目分析 P6 和 P7 被删除,未纳入验证性因子分析。

表 2　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问卷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效果及区分效度检验结果（n=2 203）

Table 2　CFA fit indices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results of the Adolescent Peer Bullying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Questionnaire（n=2 203）

模型	χ^2 值	*df*	*NFI*	*CFI*	*RMSEA*	$\Delta\chi^2$ 值	Δdf
原模型	1 913.017	205	0.924	0.931	0.062		
二因子模型 1	7 718.605	229	0.692	0.698	0.123	5 805.59**	24
二因子模型 2	6 405.881	229	0.774	0.751	0.111	4 492.86**	24
二因子模型 3	10 358.100	229	0.586	0.591	0.142	8 445.08**	24
单因子模型	11 137.320	230	0.555	0.560	0.147	9 224.30**	25

注：** P<0.01。二因子模型 1：知识+态度，行为；二因子模型 2：知识，态度+行为；二因子模型 3：知识+行为，态度；单因子模型：知识+态度+行为。

3　讨论

本研究编制的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问卷共保留 23 个条目，包含知识、态度、行为 3 个维度，问卷信效度符合心理统计学要求。在青少年同伴欺凌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测量工具为 OBVQ[13-15]。该问卷可以调查研究人群躯体、关系以及欺凌的受害与施暴频率，并且多项研究显示其有效性与可靠性良好[14-16]，但是该量表在欺凌概念方面的定义较为模糊，且从同伴欺凌知信行的角度而言，该问卷难以用来评估同伴欺凌的态度与认知。Olweus 问卷主要侧重于对欺凌行为频率的测量，其维度相对单一，且其在揭示欺凌发生的内在心理机制（认知、信念）以及贴合中国青少年特有的校园文化语境方面存在一定局限[17]。该问卷首次开发于 1993 年，并未涵盖网络欺凌的相关内容。Wang 等[12]在研究中采用修改后的 OBVQ，添加了关于同伴欺凌的明确定义以及有关网络欺凌的条目。Waasdorp 等[18]基于 OBVQ 中的同伴欺凌受害者条目，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评估研究人群同伴欺凌受害状况。此外，还有针对同伴欺凌中旁观者行为的问卷，如学生旁观者行为量表[19]；网络欺凌问卷，如 Lam 等[20]编制的网络欺凌问卷，Shapka 等[21]编制的网络攻击量表。因此，编制一份适用于中国青少年本土特征的同伴欺凌知信行量表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基于 KAP 理论编制同伴欺凌问卷，知识维度评估对欺凌的认知，态度维度考察情感倾向，行为维度评估实际表现。项目分析显示条目鉴别度、代表性及独立性良好。信度检验表明问卷整体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9，折半信度为 0.87，符合测量学要求。效标效度分析显示总分及各维度与 Olweus 欺凌问卷得分均呈正相关。CFA 证实模型拟合良好（*RMSEA* = 0.062，*NFI* = 0.924，*CFI* = 0.931）。区分效度检验显示原三因子模型在统计上优于单因子与二因子模型。本研究编制的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作为评价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水平的有效工具。相较于国际上主要测量欺凌行为频率的问卷，本问卷基于 KAP 理论框架，不仅能调查欺凌行为现状，更能揭示其背后的认知基础与态度倾向，有助于从机制上理解欺凌行为的发生与持续，为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同伴欺凌理论模型提供评估依据。同时问卷的 KAP 结构可直接服务于校园欺凌的精准防控，例如依据“知”维度的调查结果有针对性开展认知教育。并且，该问卷作为本土化工具，能更敏感地识别关系欺凌、性别刻板印象羞辱等具有文化特异性的问题，从而为制定符合国情的欺凌防治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尽管本研究初步开发了信效度良好的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问卷，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校园环境下短期追踪同一学生群体存在困难，本研究未进行重测信度检验，未来需在适宜时间间隔内补充该指标以验证问卷的跨时间稳定性。此外，问卷为自编自填工具，虽综合考虑了同伴欺凌的定义与类型，但其在个体水平上的评估效能仍需进一步验证。本次调查仅涉及 2 所普通中学的七至九年级学生，样本在地区和人群层面代表性有限，后续应在不同地域和群体中开展验证；并随青少年生活模式的变化持续修订条目，以提升量表的归属性和精确性，推动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成熟与优化。

利益冲突声明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GINI G, ESPELAGE D L. Peer victimization, cyberbullying, and suicide risk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J]. JAMA, 2014, 312(5): 545-546.

[2] ATTAWELL K. Behind the numbers: ending school violence and bullying[M].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9: 7.

[3] LI L, JING R, JIN G, et al.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young Chinese: a mediation analysis[J]. Child Abuse Negl, 2023, 140: 106141.

[4] ARMITAGE R. Bullying in children: impact on child health[J]. BMJ Paediatr Open, 2021, 5(1): e000939.

[5] BHATIA R. The impact of bullying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J].

Curr Opin Psychiatry, 2023, 36(6): 461-465.

[6] ZHANG X, LI Y, WANG H,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murderous behaviors and impulsivity's mediating role: evidence from Chinese early adolescents[J]. J Affect Disord, 2024, 364: 20-27.

[7] CLEARY A, DOWLING M.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of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in Ireland to the concept of recovery in mental health: a questionnaire survey[J]. J Psychiatr Ment Health Nurs, 2009, 16(6): 539-545.

[8] ROSEN B L, SHEPARD A, KAHN J A. US health care clinicians'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regarding human papillomavirus vaccination: a qualitative systematic review[J]. Acad Pediatr, 2018, 18(2S): S53-S65.

[9] RAVI R, GUNJAWATE D R, YERRAGUNTLA K, et al. Systematic review of knowledge of, attitudes towards, and practices for newborn hearing screening amo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J]. Int J Pediatr Otorhinolaryngol, 2018, 104: 138-144.

[10] 吴明隆. 问卷统计分析实务: SPSS 操作与应用[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
WU M L. Questionnaire statistical analysis practice: SPSS operation and application[M].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in Chinese)

[11] SPLBERG M E, OLWEUS D. Prevalence estimation of school bullying with the Olweus Bully/Victim Questionnaire[J]. Aggress Behav, 2003, 29(3): 239-268.

[12] WANG G F, JIANG L, WANG L H, et al. Examining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school 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from Anhui Province in China[J]. J Interpers Violence, 2019, 34(5): 980-999.

[13] SOLBERG M E, OLWEUS D. Prevalence estimation of school bullying with the Olweus Bully/Victim Questionnaire[J]. Aggress Behav, 2003, 29(3): 239-268.

[14] KYRIAKIDES L, KALOYIROU C, LINDSAY G. An analysis of the Revised Olweus Bully/Victim Questionnaire using the Rasch measurement model[J]. Br J Educ Psychol, 2006, 76(Pt 4): 781-801.

[15] DOU Y, WONGPAKARAN T, WONGPAKARAN N, et 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moder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skills and self-esteem among adolescen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international schools[J]. Children, 2022, 9(11): 1606.

[16] RUBIN K H, BUKOWSKI W M, LAURSEN B. Handbook of peer interactions, relationships, and group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9.

[17] OLWEUS D. Bullying at school: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M].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3.

[18] WAASDORP T E, FU R, CLARY L K, et al. School climate and bullying bystander responses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J]. J Appl Dev Psychol, 2022, 80: 101412.

[19] THORNBERG R, JUNGERT T. Bystander behavior in bullying situations: basic moral sensitivity,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defender self-efficacy[J]. J Adolesc, 2013, 36(3): 475-483.

[20] LAM L T, LI Y. The validation of the E-victimisation Scale (E-VS) and the E-bullying Scale (E-BS) for adolescents[J]. Comput Hum Behav, 2013, 29(1): 3-7.

[21] SHAPKA J D, MAGHSOUDI R. Examining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Cyber-aggression and Cyber-victimization Scale[J]. Comput Hum Behav, 2017, 69: 10-17.

收稿日期: 2025-11-03 **修回日期**: 2025-11-28 **本文编辑**: 汤建军

第九届《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编委会名单

学术指导: 廖文科 刘宝林 徐济达 汪 玲 静 进 袁长江 贺 雄 潘建平 马 骁 娄晓民
麦锦城 何 健 李春灵 贝品联

总 编 辑: 陶芳标

执行总编辑: 马 军

副总编辑: 余毅震 武丽杰 张 欣 史慧静 马 乐 郭 欣 潘臣炜 李红影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萍	马迎华*	马冠生	王 宏*	王 佳	王 莉	王忆军	王书梅	王向军	王海俊*
王培忠*	王智勇	文育锋	方益荣	尹小俭*	巴特尔*	邓旭阳	付连国*	吉雅丽	成 果*
吕书红	朱冬元	朱艳娜	朱慧全	任园春	刘 寿	刘 琴	刘小凤	刘文利	刘忠慧
刘振谧	刘爱玲	刘德辉*	关明杰*	汤 华	孙 莹*	孙宇新	苏俊海	苏普玉	李生慧*
李红娟*	李秀红	杨杰文	吴 明	吴俊端	何鲜桂	狄霜梅	宋 逸	宋然然	张 倩
张 娟	张凤云	张书芳	张兆成	张迎修	张宛筑	张持晨	阿斯木古丽·克力木		陈 青
陈亚军*	陈光弟	陈国平	陈艳华	范 奕	林 艺	林 苑	罗春燕*	罗家有*	周 丽*
周为文	庞淑兰	郑 伟	赵海萍*	郝长付	郝加虎	胡益進	胡翼飞*	侯晓静	祝丽玲
姚荣英	贾丽红*	顾 昉	顾 璇*	钱青文	徐 勇*	高 飞	高 茗	高 磊	高爱钰
席 波*	唐 平*	唐 杰	黄 莹*	黄思哲	梅松丽	龚雯洁	常利涛	彭玉林	韩 娟
赖善榕	谭力铭	翟玲玲	德力格尔	潘德鸿	燕 虹	戴秀文			

(加*者为常务编委)

通讯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宇辉	王 威	王 强	王 磊	王维锁	卢金逵	田耀华	白英龙	任志盛	曲亚斌
朱 鹏	朱中平	伍晓艳	华天懿	刘 顺	刘伟佳	刘志浩	孙彩虹	阳益德	李 广
李 骏	李 晶	李榴柏	杨 田	杨 婕	吴静涛	杜 伟	汪 伟	张秀军	张铁军
张海军	陈润森	罗晓敏	郭 蓝	梁小华	徐洪吕	陶舒曼	黄 锟	常微微	章荣华
董 彬	董彦会	韩江涛							